

★ 二十世纪十大经典战役 ★



逐鹿中原 淮海战役

不列颠空战 · 凡尔登—索姆河战役 · 阿拉曼战役 · 中途岛海战 · 斯大林格勒战役

诺曼底登陆战役 · 淮海战役 ·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

海湾战争中的地面作战

科索沃空袭战

2
4
51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二十世纪十大经典战役

逐鹿中原——

淮海战役

石磊 主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十大经典战役/石磊著. —北京:中国环境
科学出版社, 2006

ISBN 7—80135—688—8

I. 世… II. 石… III. 经典战役—战役学—军事
IV. E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211 号

二十世纪十大经典战役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1/32(850×1168) 印张:132 字数:3958 千字

ISBN 7—80135—688—8

全二十册定价:516.00 元(册均 25.80 元)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100024 Tel:010-65477339 010-65740218(带 Fax)

E-mail:webmaster@BTE-book.com Http://www.BTE-book.com



目 录

第一篇 徐州概况	2
兵家必争之地	2
古代徐州帝王	5
第二篇 聚焦徐州	12
战前决策	12
在美龄号专机上	20
南下的洪流	27
存亡在此一举	36
蒋介石的优柔寡断	38
机场阅兵	44
从薄雾中走来的人	48
中央军委从容定大计	52
运筹帷幄	55
攻击令下	60
追上去,追上去!	67
夺路运河	72
10 纵阻敌东援	80
13 纵力克曹八集	83
11 纵机智诱援敌	85



贾汪惊变	88
佩剑将军反戈一击	93
屯兵碾庄	105
在运河桥头	109
第三篇 全歼黄百韬	115
追击黄百韬	115
迫降孙良诚	124
敌背插钢刀	132
奋起堵逃敌	134
急袭窑湾	137
勇战尤家湖	141
横扫黄滩	144
围困强敌	148
文昌宫掠影	159
宿县城头的枪声	163
晚秋风雨	169
天上落下来的黄瓜	174
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	179
一个担架排长的自述	186
碾庄老人的回忆	189
发起总攻	191
徐东打援	196
虎口拔牙	200
激战碾庄	205
黄百韬之死	219
胜利之夜	222



让我再想一想·····	226
战火烧红的记忆·····	232
第四篇 围歼黄维兵团·····	236
蒙城阻击迟滞北援·····	240
预设口袋迅速合围·····	245
关键时刻挥师起义·····	250
风声鹤唳急待援兵·····	259
公子出击父命难违·····	269
劝降未成格局未变·····	280
发起攻击活捉黄维·····	302
第五篇 追击围歼杜聿明·····	320
逼蛇出洞迅速追击·····	320
围而不歼开展政治攻势·····	333
最后搏杀歼灭围敌·····	344

逐鹿中原

——淮海战役

(下册)



一个担架排长的自述

毛泽东和粟裕一样，也没有想到黄百韬会如此难啃。早在11月13日他就以为黄百韬、李弥、孙元良共计十七至十九个师可于17日被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全部解决。他心目中的敌人“攻击精神差到极点”。所以，第二天，11月14日，他便猜度“黄兵团本日大约可解决”。

事实远非如此。

在歼黄战场上跑过许多阵地的担架排排长于培义，谈起几十年前的歼黄战斗，心情还是那样沉重。他用慢慢的如碾碾子般的语气描绘昔日的决战。

“黄百韬兵团难打呀！广西猴子死不投降。他们的工事可不是一般的工事啊！上上下下，高的楼，低的堡，矮的壕，地下的盖沟……咱们的部队是蹚着血在往前冲啊！到处都是躺着的人，不知谁是活的谁是死的……我们就抬，全往后抬……咱们的队伍，牺牲的同志可不少啊！”

解放后，地方政府将这位担架排排长安排在县机关工作。可他听说碾庄需要一个人去看护烈士陵园，便对领导说：“我去吧！”

“你当协理员，怎么去守坟呢？”

“我去！”

他不想多说什么。他觉得那些阵亡的同志都和他有关系。他作为担架排排长没能将他们抬出死亡之谷……

于是，他离开了县城，带着妻儿，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向



那偏远的乡村走去。

当年的军委作战室主任张清化说，淮海战役时，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已不再提转战陕北时的口号“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提出“不惜一切牺牲，力图大战取胜，在江北解决问题”。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最能领会毛主席的意思，所以号召部队“拼老命”。

面对黄百韬的顽强抵抗，面对中野部队西阻黄维、南抗李延年的艰难处境，粟裕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仍坚定地按照11月14日夜决定的战术原则，层层剥皮，进逼碾庄。18日，碾庄终于历历在目。

为扫清碾庄圩外围，粟裕第一次调动了他的坦克部队。这就有了个误会：国民党官兵根本想不到解放军会有坦克，看见一排溜坦克威武地开过来，竟一起跳出掩体哇哇地大喊大叫，欢呼雀跃；有的竟然嘤嘤地哭将起来，如受了屈的孩子见了亲娘。他们以为是老邱的援兵到了。谁知这些坦克突然开火，机枪一齐扫过来，这些国民党官兵还迷迷怔怔的，就一排排如收割过的麦子刷刷地倒下了。这些坦克是济南战役中缴获的，属日本血统，资格很老了，大部分没有炮，只有机枪。步兵被地堡内的火力阻击时，坦克便驮着爆炸手开到敌人地堡跟前，让爆炸手不慌不忙地下来放炸药包。坦克送炸药包也是淮海战场的奇景之一。

坦克的数量毕竟有限，可怜巴巴的，只有七辆。偌大的攻黄阵地，解决战斗自然还得靠步兵。华野四纵三十四团营教导员姚鼐率七连攻击敌二十五军阵地秦家楼。他们呼呼啦啦地冲到突破口，只见三个民工抬下一个排长。姚鼐认得他，但只记得他姓张。张排长年方二十一，白净的脸庞，秀眉秀眼，



很英俊。姚鼐问：“情况如何？”张排长小声说：“连长、副连长都牺牲了。指导员、副指导员都受了重伤，可他们硬要先抬我下来，我……”小伙子流着眼泪，“不想下呀！敌人很顽固，硬是和我们死拼……”姚鼐说：“快抬下去！”担架转了个弯。猛然听到后面一声炮弹爆炸，姚鼐扭头一看，担架、张排长，还有三个民工全没了踪影，只见一团朱红色的浓烟冉冉地向空宇飘去……

担架排排长于培义看护烈士陵园一晃就是二十余年。昨天还韶华青鬓，今天却白发龙钟。但是，他记忆力非常好，至今讲起碾庄外围之战还可以说出好多湮没无闻的名字来。特别是攻打碾庄圩南边曹门楼那一个晚上，他讲述得尤其详细——

那夜，本来有月亮的。特别是后半夜，月亮可大了。可是，炮打得太多了，天上像起了云，麻麻黑黑的。对，也许是起了云，反正一抹糊。我领着担架排负责给二三七团送伤员，这个团攻打曹门楼。曹门楼原有百十间房子全炸光了，就剩下炮楼和碉堡。守敌是一个加强营。二十五军，广西的，能打啊！二三七团组织好几回冲击都给打回来了。我去时，看到刚从济南战役中解放过来的新战士赵万树正向指导员请战。

“指导员，你给我入党，我有办法！”

指导员说：“当真？”

赵万树说：“当真！”

“行，给你入党！”

“算数？”

“算数！”

赵万树换了一身国民党军衣，抱着炸药包向曹门楼爬去。敌人以为是自己的伤兵，也不管。他爬到炮楼下，擦地点着了炸



药。敌人一看导火索哧哧的，晓得上当了，手榴弹，冲锋枪向他乱打。后来我去那里抬他，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块棉衣片，还是敌人的。

炸药包威力很大，把敌人炮楼炸飞了。部队猛地冲上去。敌人真多，一个加强营，就咔嚓咔嚓地拼起刺刀。哎呀，真厉害呀，几十人几百人就扭在一起，一对一、一对俩，吼呀骂呀拼呀……

于培义老了，离休了。但他就在离陵园百十米处盖了三间土房，早晚常去那陵园的松林间走动。他要一辈子与烈士的英灵作伴。

碾庄老人的回忆

这时间的碾庄圩完全像一块炎夏的腐肉，强烈的恶臭令人恶心。遍地趑趄的伤兵。黄百韬放不下他那中将架子，总是身着那套笔挺的军呢礼服。

时过几十年了，碾庄的老乡们对这位将军依然记忆犹新。几位老汉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他们都是耄耋之年的人了，头戴毡帽，脚穿“茅窝”，牙齿寥落得如他们的晚景。

曹玉阴：

黄百韬就住我的隔壁，那是一家山西人开的糟坊。他出出进进都从我的院子里过，这里上街近。他个不高，四五十岁。开初，我不知道他就是黄百韬，光晓得他是个大官。那一天，他的伙夫，一个快五十岁的人，胡子拉碴的，叫我帮他打水。那口井还在，你们去看。那家糟坊没得了，就还有一口井。我打了水，



正往糟坊里提，碰巧他出来，正要抽烟，看见了我，就把手里的那根烟递给我。我连忙接过来放进口袋里。

他的卫兵就住在我的家里。他们说：老曹，黄司令把烟给你抽，就不给我们抽！我一听是黄司令官，吓了一跳，问：就是黄百韬司令？他们说：不是他还是谁？我赶忙从口袋里摸出那支烟，狗日的，那支烟给压破了，光有一点纸屑和烟丝。你看看，那纸屑多薄。我把黄黄金的一撮烟丝装在烟锅里，一吸，哎呀，好呛！当兵的说，那是外国货！我享受不起。

过了不久打起炮来。一炮落在我的院子里。

打了这一炮，那家糟坊就把地挖空了，上面搪上木柱子，再堆麻袋，麻袋里装土。黄百韬到地洞里去了。我们家里也被当兵的挖了洞。各家都住了兵，都挖。有的把堂屋挖下一人深，把马关在里头。那马真大呀，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马。

曹万荣：

那会儿我逃出去了。逃出去不容易啊，炮在身边打，飞机在头顶上飞，子弹啾儿啾儿地在耳边擦过，我就在土埂边爬。

曹玉阴：

我不能逃啊，我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不满十岁的小儿，跑不动啊！

曹万荣：

那会儿，死的人可多啦！我家住了一个排，五十多人，天天有人叫：某某出差去！某某就出差了，出差去了就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楚上哪里出差去了。他们光说：到阴曹地府出差去啦！哟，是死啦。他们天天有人说去出差，一个都没有回来的。到后头，就只剩下五六个人了。我那院子角上坐着一个当兵的，我喊他起来，他不理我。我想他是睡着啦，就去拉



他，拉不动，一看，哎呀，早死个尿啦！身上没有伤，就鼻孔流出两道血。我胆子大哩，也几个月不敢去后院哩，总觉得那地方坐个人哩！

曹玉阴：

碾庄圩满街上全摆满了人。活的死的全在一起哩！

曹万荣：

黄百韬狠心啊！他的兵抓了我们解放军二十几个人，他就叫：枪毙！一个个全枪毙啦！他还放毒气。我们的部队被毒昏了几十个，被他的兵一个一刺刀，扑通扑通，还没醒过来，一个个全捅死啦！狠啊……

发起总攻

粟裕走出周家砦华野司令部，掀开袖口。看看手表。手表上的分针不顾秒针地催促，很沉得住气地自顾自慢慢移动。他可忍受不了这个慢吞劲。

11月19日上午10时，是总攻碾庄圩的时刻。

经过17日至18日两天外围作战，四纵已攻占小太平庄、大牙庄，俘敌一千余人；六纵攻占了前后黄滩，歼灭敌四十四军军部，敌一五〇师少将师长赵壁光率部投诚；八纵、九纵已经攻占碾庄外围，直逼碾庄圩核心阵地。至此，黄百韬兵团一〇〇军和四十四军已被华野将士全歼，二十五军和六十四军已被歼灭一半以上，现只剩不足八个团的兵力据守在碾庄圩和东、北两向的七个村庄。

粟裕并不轻敌。他告诫他的将士，敌人的圈子愈小，火器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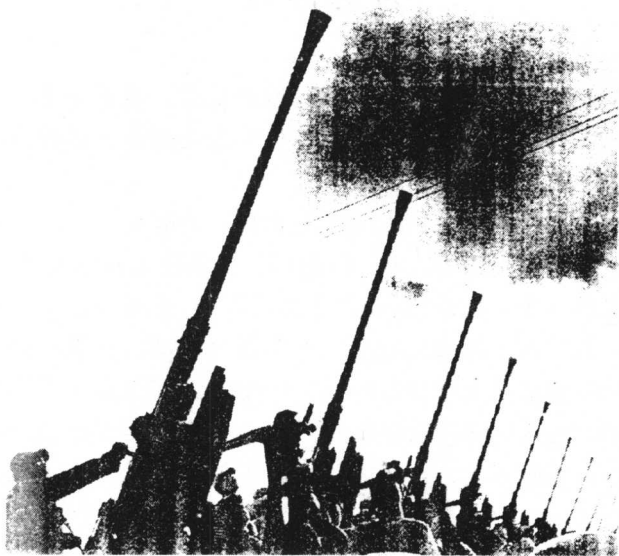
愈加密集和凶猛。

静悄悄的。苍白的太阳循着它固有的抛物线轨迹，如一面飞碟在无声地转动。天空蓝蓝的。几片薄薄的云翳似乎从来就固定在那里，像大理石的花纹冰冷而坚实。一阵微风吹过，没有寒意，只有那轻微的火药味令人想起春节的早晨……

还有一分钟。秒针还有一圈。对于黄百韬兵团的将士们来说，许多人的生命之旅只有这最后一圈的路程了。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粟裕放下袖口。就在这一瞬间，黄淮平原颤动起来。

粟裕命令对碾庄地区实施三十分钟的炮火急袭。他深知碾庄圩里敌人的密度，一发炮弹能杀伤很多敌人。为了减少进攻部队的伤亡，他巴不得全靠炮火解决问题。





黄百韬明白这一天意味着什么，便命令他的炮兵对共军发射完它的全部炮弹。

轰炸机群来了，但它们已看不清任何目标。方圆二十里严严实实地覆盖在浓烟凝成的黑云之下，轰炸机群如在飞越雷电云带，慌忙爬高，对那些支援前线的一路路的民工大施淫威。

三十分钟的炮击，碾庄落下了数万发炮弹，使这座曾有二百余户人家的村庄变成了平地。只有几面幸存的高墙如同沉重的破帆，在黑烟中晃动。

冲锋号响了。从东南方向进攻的八纵将士追逐向纵深延伸的炮火，发起了冲锋。但是，这些一心想冲进庄去捉拿黄百韬的勇士们一片片地倒下了。

“怎么搞的？”八纵司令员张仁初在电话里冲炮兵团团长武鸣亭吼起来，“你那些炮都打了些什么东西？”

武鸣亭比张仁初还急。六千余发炮弹竟没有摧毁敌人的火力点，听说歩兵团还损失不小……怎么回事？武鸣亭的脑子嗡嗡直叫。炮兵使用不当吗？没错呀，榴弹炮群破坏敌人的指挥系统，三八野炮群专打高物目标，山炮直接摧毁明碉暗堡，迫击炮在最前沿，专门压制散兵壕和敌后续梯队……要说有问题，说不定是歩兵冲击动作慢了。但他不敢埋怨歩兵团，人家已经很惨了。

“你给我到前沿去看看！”张仁初很喜欢他的这个炮兵团长，说话从不客气，啪地扣上了电话。

张仁初不讲，武鸣亭也会到前沿来的。他和歩兵团政委南平波找到第一梯队幸存的一个班长，询问敌人火力情况。

“报告政委！”那班长双手比划着，似乎正想一吐为快，“炮火



一延伸，我们就猛冲起来，可一过水壕就觉得不对头了。敌人的冲锋枪乱打，我们上一个倒一个，上两个倒两个，上三个倒三个……”

“别上了！”南平波拦住他，“不能迂回吗？”

“咦？”班长睁大眼，做惊怪状，“往哪里迂回？我伏在壕边一看，到处都是火光、机枪。有两个组从另一个开阔地冲上去，谁知人家的火焰喷射器一扫……唔……唔……”班长掩面痛哭，跺脚骂道：“他妈的炮兵吃干饭的……”

“瞎说！”南平波吼了一声。那班长梗住了，定定地看武鸣亭。武鸣亭的嘴直哆嗦，他上前一步，握住班长的手：“谢谢你，同志！”

武鸣亭到了最前沿。哈着腰顺着壕沟前进。

双方相距不足七十米。敌人发现有人在观察阵地，一阵一阵地扫射，就是不准武鸣亭抬头。武鸣亭自然不会罢休。他摘下帽子，放平了头，将脸横贴在沟沿，一只眼在上，一只眼在下；他看清了，敌人阵地的第三道鹿砦边地形起伏，原来是盖沟！好家伙，藏在这里！炮兵只注意打突出地貌，忽略了鼻子底下……

又一次炮击开始了。武鸣亭乱打一阵炮，命令炮火延伸。这当口，前沿的步兵制造出与上次相同的冲锋呐喊声，响彻霄汉。

黄百韬的官兵们以为和上次一样，群羊出圈般的涌出盖沟，占领射击位置。但他们抬头一看，不好！前面一个共军也没有。“快回……”

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一刹那，武鸣亭的炮群掉过头来，炮弹劈头盖脸地落下来，报了那一箭之仇。



华野八纵的将士向碾庄圩纵深勇猛推进……

从西南方向进攻的华野九纵比八纵要困难些。这里的水壕如一条小河，足有七八丈宽，水有多深呢？听老乡们说，再高的汉子也要没顶。石桥倒是有一座，可以走一辆大卡车。就是这座石桥，夺走了许多山东子弟兵的生命！凶暴而狡猾的敌人专门留下这座诱人的石桥，用五挺机枪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等待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

一个班上去了，倒在桥上，又上去一个班，叠在桥上；一个排上去了，又堆在桥上……。“架桥！”七十四团一营三连三排负责架桥的十个战士扛着门板，还没冲到小河边竟全部倒下。

跟着部队运伤员的担架排排长于培义直落泪：“咋搞的！咋搞的呢！”

排长王岐山看着小河水急得抓下帽子直扇风，吼道：“李士祥，看这屁河到底有多深？”

李士祥是个新战士，还没有单独执行过任务。班里的老同志都没有了，他有点慌乱，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什么好。排长一吼，他猛一怔，反而沉着起来。但他毕竟有些胆怯，出发时一双又大又亮的牛犊子般的眼睛看了排长一下，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扭头向小河边摸去。王岐山在掩体下等得很焦急，准备另派一名老战士。就在这时，小李跌跌撞撞地回来了。他扑进排长怀里，两眼死死望着排长，长长的眼睫毛挂着水，如含露的弱草。

王岐山摇晃着他，问：“怎么了？水深不深？”

小李不说话，摇摇头。

“河底硬不硬？”

小李又是摇摇头。